

王汶石 叶广苓

高建群 红柯

刘成章 杨争光

路遥

王蓬 李天芳

陈忠实

柳青 杜鹏程

李若冰 程海

京夫 莫伸 魏纲

50

陕西作家

优秀小说选

年

太白文艺出版社

50 优秀小说选 陕西作家50年

ISBN 7-80680-162-6



9 787806 801628 >

ISBN 7-80680-162-6/1·08

定价：（全二册）48.50元

— 528 ③

优秀小说选
陕西作家 50 年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陕西作家五十年 / 陈忠实等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I. 陕... II. 陈... III. ①小说 -- 作品集 -- 陕西省 - 当代②散文 -- 作品集 - 陕西省 - 当代 IV. I21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7181 号

陕西作家五十年

责任编辑 屈立华

装帧设计 可 峰

版式设计 荆红娟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康天宝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9

插 页 4

字 数 63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80-162-6/I · 081

定 价 48.50 元

陕西作家五十年丛书编委会

主 任：陈忠实 雷 涛

主 编：常智奇

执行主编：许如珍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愚
许如珍
京 夫
晓 雷
高建群

王 蓬
杨韦昕
赵 熙
徐 晔
常智奇

刘成章
李凤杰
贾平凹
莫 伸

背离共性，国潮风潮

陈忠实

许久许久以来，我都陷入在关涉陕西作家和作品的话题之中。

最初是一种情感陷入。那是青少年时代阅读柳青《创业史》和王汶石的《风雪之夜》所发生的情感活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能写一些小说并参与一些文学活动的时候，关于陕西作家和作品的议论，就成为几乎所有关涉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活动里最重要的话题，一直延续几十年。直到现在，在专题集会上，在报纸刊物电视等大众媒体上，乃至作家朋友之间的茶棚饭桌的闲谈之中，依然以丝毫不减的热切浓厚的兴趣讨论着。话题的核心常常集中到一点，陕西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格局中的位置，与别的地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比照，优长何在，弱点在哪儿？这个最被关注的话题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中，常常牵涉到解放以来陕西两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前者是写乡村题材的柳青和王汶石，写战争和工业题材的杜鹏程，写诗歌和散文的胡征、魏钢焰和李若冰等作

家;后者自然是新时期崛起当代文坛以路遥、贾平凹为代表的一个人人数颇为整齐雄壮的作家群。尤其是新时期形成的这个群体的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近30年来一直在陕西文学圈子内和广大读者群里探讨着议论着(且不说除陕西地域之外的当代文坛的作家、评论家和读者的评价和议论),甚至从他们的处女作和发轫之作开始,一直关注被讨论到现在。除开某个较为极端的一杆子扫光的观点且不论,总体来看,正是这种讨论和议论所酿造的颇为神圣的文学气场和文学氛围,把这个群体中的一批作家提升、推进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格局当中,甚为耀眼。应该说,十七年里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和新时期以来的路遥、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创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不同时期不同的读者群里被广泛传诵的作家和作品,当是陕西文学颇可自信的事。

关于新时期以来陕西作家群的小说作品的总体印象,似乎都在说着一个共性太多的问题。从表面看来似乎不无道理,诸如多以农村生活为写作选材,都在关注当代生活进程中的农民命运,大多都在追求一种生活演变中作品思想的深刻性,艺术上绝大多数也都遵奉着现实主义,语言上都弥漫着秦地方言的浓厚色彩。说到这个共性的负面,视野狭窄,手法陈旧等等。

如果说这些看法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还比较切合当时刚刚形成的这些青年作家作品的实际,那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群体作家的作品风貌就很难用上述的共性来概括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视角去看,都很难把任何两个作家(更不要说一群)拢在一起论说共性了。就是说,他们各自已经完成或者说基本奠定了艺术的个性化特质。我亲眼目睹也切身经历了那个自觉而又迫切地逃离共性的过程。路遥的《平

凡的世界》和贾平凹几乎同期创作的《浮躁》，其艺术气象、艺术风貌各成一景，更不用说后来的《废都》、《高老庄》了。我是清楚地看见这个群体的一批作家不断地实现各自的艺术探索和艺术突破，以鲜明的艺术个性闪耀在当代文坛上。稍后的年龄更轻的几位作家，一经出现在文坛上，就以其别具一格的艺术个性令人刮目相看，杨争光、叶广岑、红柯、冯积岐、爱琴海等，很难在他们那里归结出共性来。中外古今的文学史有一点十分严峻也极富启示性，即个性化的艺术形态，既是作家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作品存活于世的关键之一。从这个说来，其实也属通常的法则的意义上说，我向前辈陕西作家和当代正活跃着创造着的作家表示钦敬。

《陕西作家五十年——优秀小说选》和《陕西作家五十年——优秀散文选》，收编了陕西 50 年来两代作家的代表作，读者既可以一窥一比同代作家的显明的艺术特质，也可以看出差异更大的两代作家各自难以归纳共性更难以混同的独立风景，起码不会轻率地而统而论其共性了。

2003.12.23

于海口

目录

序 背离共性,自成风景/陈忠实	1
风雪之夜/王汶石	1
夜走灵官峡/杜鹃程	16
舔碗/陈忠实	21
王满堂/贾平凹	35
姐姐/路遥	41
同床异梦/晓雷	56
又逢祭灶天/韦昕	74
猫和那红红的辣椒串/京夫	90
大漠风/赵熙	107
沉浮/王蓬	125
永恒的山林/莫伸	146
月儿/李凤杰	158
爱的未知数/李天芳	173
哦,小公马/邹志安	181
闭门羹/董墨	202
女友/贺抒玉	210
孩子啊,孩子/毛锜	231
三人行/蒋金彦	244

目录

长安酒家/张沼清	260
悔犬·醒牛/王宝成	271
三棵枸杞豆/程海	286
公羊串门/杨争光	296
本是同根生/叶广岑	315
匹马西天/王观胜	332
请和我同行/子心	346
青青的竹/韩起	369
村道的轰鸣/李康美	388
树上的鸟儿/王戈	405
雷瓶儿/张虹	426
幸存者/文兰	439
野洼/竹子	454
赝品/周矢	469
曾经失明过的唢呐王三/冯积岐	488
两个谎言与一个真实事件/黄建国	497
太阳发芽/红柯	507
父子俩/书诚	519
两代梦/豆冷伯	534

风雪之夜

王汶石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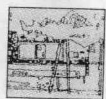
风雪之夜

十五

王汶石

作家小传

王汶石(1921—1999),山西省万荣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王汶石小说选》,中篇小说《黑凤》,《王汶石散文选》,论文选《亦云集》,歌剧《边境上》、《战友》等。



1955年的最后一天,我跟乡支部书记杨明远同志,到靠近河岸的一个小村庄去。

天气阴沉,满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巍峨挺秀的秦岭消没在浊雾里;田堰层叠的南塬,模糊了;美丽如锦的渭河平原也骤然变得丑陋而苍老。

东北风呜呜地叫着。枯草落叶满天飞扬,黄尘蒙蒙,混沌一片,简直分辨不出何处是天、何处是地了。就是骄傲的大鹰,也不敢在这样的天气里,试试它的翅膀。

风里还夹着潮湿的海洋上的气息,这是大雪的预兆。

我们是早饭后到村的。社员们正忙着装配高温沤肥坑。拉大车的,推小车的,挑水桶的,扎草把的,来来往往,紧张而热闹。天虽冷,却有不少人只穿着单褂子。生产委员王振家,甚至敞着衣襟,露着胸膛,就这样,头上还冒着滚滚的汗珠。

人们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王振家喊:“支书,看我们的劲头怎样,热火不热火呀?”

支书喜得合不拢嘴:“好哇,穿上衣服吧,小心着凉!”



振家答道：“不这么干不行啊，天阴得很重，下雪前，得把这些沤肥坑全部装好呢！”

支书小声对我说：“看！社员行动，就是对社的最好检验哪！”

支书的任务，是来验收这个新建社的。验收新社，原是区委会的事；由于今冬农业社发展得出乎意料的迅速，只月余时间全区就基本合作化了；而许多老社，又追着支部，催着区委，要求转高级社。区委会实在忙不过来。那么多新社，别说详细验收，就是到各社去巡视一趟，也需要许多时间；而时间，又是多么不够用啊！就像区委书记严克勤同志说的：“搞不好，‘时间’就要‘脱销’了。”因此，区委会做了决定，由严区书亲自主持，召集各乡党支书参加，做了一次验收示范工作；然后，拟出一个详尽的验收提纲，委托给乡支部去做。

严克勤同志那种对事严格的作风，在全县的干部中是很有名的，对验收工作自然也不例外。各乡支书离区返乡前，他又花了多半夜的工夫，和支书们举行了一次谈话会，研究了各乡的突出问题，并且警告在座的支书们说：“年关难过，咱们还欠群众几笔账哪，要在年前付清，就还得多加油。你们验收过的社，区委要抽查的。”他问大家对区上有什么要求。有几个支书开玩笑地说：“别的倒没有什么。就看区上能不能多发一点时间给我们！”严克勤同志摇摇头说：“不行，这不能供给，连我们自己还不够分配啊！只好靠你们自己了，有什么办法呢？跑步吧，加油赶吧！”

乡支书杨明远今天就是从铁道旁赶到河岸来的。

验收的工作，进行得很细致，召开了贫农会、中农会，又进行了个别访问。中间一直没有停歇，直到天黑，才吃午饭。饭后立



刻召开建社委员会。在会上,支书提出几十个问题,盘来问去,仿佛他是专门跑来找岔子似的。这使我想起,在三级干部会上,杨明远发言时,县委组织部长给我说过的:“杨明远这几年进步很快,他完全学着他们区委书记的样子,认真、顽强、钻劲儿大。”

验收结束时,夜已很深,满村喔喔的鸡叫声。雪,从黄昏的时候下起,现在越下越大了。

杨明远打算回去,社主任王槐旺挡住他说:“不行,夜深了,风雪也太大!”

我知道,明远昨晚上在铁道北时差不多一夜没睡。我看见他站起来时就像喝多了酒似的,有些站不稳当,“明天走吧!”我劝他。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区书明后天就从县上回来了,有新任务——咱们去看看路吧!”

屋外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树木折裂着,狂号着;那滚滚的狂风,卷着滔滔的雪浪,在街巷里急驶猛冲,仿佛要在瞬息之间把整个村庄毁掉似的。道路全被雪盖住了。风雪打得人睁不开眼。杨明远犹豫了一下,对我说他决定留下来。

这时,旷野里,远远地闪着一条手电灯的光带,时北时南,仿佛是在有人在旷野里寻觅什么东西。更使我诧异的是,风雪压迫得人口也张不开,而那个旷野里的人,却悠然自得地唱呀唱的。那歌声时时被风雪打断,那人似乎不愿向风雪屈服,被打断的歌声,又一再高扬起来。

明远又犹豫起来了:“路上还是有人哪,可见还是能走!”

社主任老王说:“那是吆喝雁的人,不过在村边麦地里赶一赶雁罢了,他连河滩也不敢去哩。”

回到屋里,房东收拾好了炕,泥炉里的炭火正熊熊地烧着,杨明远坐在炉边,神情还有些不安地说:“会不会是区书呢?”



社主任老王哈哈大笑道：“支书，你这人心真太小，一味地胡思乱想，区书这会儿怎么会来呢！”

我也以为区书现在不会来，因为县上的会至少得两天，就是元旦不休息，他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回到区上。

社主任又笑着说：“区书爱人在县卫生院工作，他要回来，也在早晨。”

明远点点头说：“有根据，今天是除夕，又是星期六，县上各机关都放假了。”

社主任给我们放好门帘，回家去了。

我们又谈起严区书来。杨明远的兴致特别高，疲乏和睡意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他讲区书小时候的困苦的孤儿生活；讲区书怎样从一家皮坊偷跑出来，到洛川去参加革命；讲区书在工作中的顽强精神。他讲得那样详细、恳切，仿佛是讲他自己的身世似的。他说：“区书1949年缝的一条被子，现在还崭新哩。他用被子的时候不多，常常工作到深夜，伏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

这话也许有些夸张，但是，我听见许多干部都这么说过。

我知道杨明远是严区书最赏识的支部书记之一，可是区书对杨明远却特别严格，赞扬的时候很少，批评起来却毫无保留。像在这次三级干部会上，他指定杨明远作典型发言，讲题是建社过程中各项工作的安排。他要明远先写出发言稿给他看。他明知明远从小给人揽工，识字不多，只是最近几年，在革命工作中才学会了读书和写报告。可是他看了明远的文稿以后，却用了—个下午的时间，从内容到分段，以至于文法和标点，没一样不批评的，说他是“思想懒汉”，不肯下功夫钻研；然后，他才和他一起研究，逐句修改。那一个下午，杨明远出了好几身汗，当他从房里走出来时，棉衣也湿透了。



我问杨明远：“你们这个乡的工作很不坏呀，在全县都很突出，为什么严区书还那么不满意呢？”

杨明远说：“区书怕我们垮台，怕我们自满，所以，在你还来不及自满的时候，他就敲打起你来了。”他意味深长地接着说：“区书剋我剋得真狠。从他当支书，我当村农会主席时，他就常剋了。剋得好，如果他这几年剋得不紧呀，今天这样的工作局面，我就没法应付下来。”

风暂时平息了，雪却下得更大。我们谈得高了兴，忘记了时间。鸡叫二遍了，我们才离开火炉，走向炕边。我突然觉得身后袭来一股冷风，大概风又刮掉了门帘吧？回头一望，帘子下凛凛然屹立着一个雪人。他的脸庞瘦削而黑青，宽额头，宽鼻梁，眉毛拧成一条绳，眼睛眯成一条细线，仿佛害怕灯光把它融化了似的。他望着我，嘴角慢慢泛出一缕细细的笑纹，声音柔和地说道：“你也在这里！”

“哦哟！是你呀！”我惊讶地说着，急忙握着他的手（那手简直是一块正在消解的雪团）。

他在门外脱掉了大衣，抖落了雪花。

杨明远悄悄在我耳边咕哝着说：“嘿，我估计得不错吧？”我点点头。

严区书听见了，在门外问道：“你们说什么？”

我说：“我们正在谈论你，你就到了。”

“谈我什么呢？对我保密不保密？”

我笑着说：“幸亏没说什么坏话。”

“多谈坏话比戴二尺五的高帽子强，只要能让更多人知道！”他那慢条斯理的样子和款款浅笑的神态，简直像个老诚敦厚的大姑娘。



杨明远帮区书把大衣挂在火炉边的墙上，对他说：“把鞋袜脱下，你上炕去暖一暖，炕是烧过的。鞋袜给我，我一会儿就给你烤干。”

“不，我来！”他拉着凳子靠近火炉坐下了。

杨明远一边给炉里添炭，一边说：“你没到卫生院去？我们还估计你晚上不会回来呢！”

区书说：“谁像你哟，半个月不回家就害病了！”

明远哈哈地笑着，争辩道：“这真冤枉死我了！老王，你说句公道话吧！”

我对区书说：“你大概事先没到卫生院去挂号吧？”

区书笑着说：“不，我去请了一个假期的假！”

我们一同大笑着。区书又一本正经地说：“不要笑，这是家庭纪律！”他脱下鞋袜，那鞋像个泥浆罐子似的，看样子至少有一二十斤重，鞋子一接近炉火，鞋底就发出嗞嗞的怪叫声来，喷出一缕缕的蒸汽。他像是欣赏着那些泥浆，很愉快地说：

“雪真美呀！走到路上，密密层层的大雪包着你，团团急转。你简直觉得是掉在风雪的漩涡里了，永远润不出去了。”

明远准备让区书抽查这个社。他翻开笔记本，等待区书发问。

区书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却说道：“这儿的牲口饲养室修补得不错，不透风，暖和；再冷的天，也过得去。”

明远听到区书少有的夸奖，便谨慎地问道：“你看了？饲养员还没睡吗？”

区书说：“那儿人还不少，你们这里散了会，有些人又跑到那里去了。”

我说：“原来你先去摸了一下‘底’，才上这儿来的呀！”